云边路

年猪饭

甫跃辉

时间是听得到的。不是在屋里听闹钟的滴答，是要到屋外，站在高天厚地之间，听——春天，布谷鸟叫了；夏天，知了叫了；秋天，蟋蟀叫了；冬天，北风呼啸了。不过，施甸坝的北风一向是很少呼啸的。只早晚有些冷，我们常常要生一盆火，凑近了，把两只手映得红红的，捂到脸上，暖暖的。待到太阳从大山后冒出头，万千光亮洒落，暖意便一层一层地起来了。这时候，我们总要把自己安置在太阳光里，蹲着站着或走着。阳光在头发上衣角上手背上轻扑扑地走动着，那细碎的脚步声，也是听得到的。

总是在午后，听到村里不知哪儿响起叮叮当当的声音。是铁撞击铁，响一响，又歇一歇，歇一歇，又响一响。清脆的声音如一粒一粒亮晶晶的小白点儿，散播在房舍绿树间。这是在舂辣椒呢。辣椒红红的，晒了好多天了，此时都笼在铁制的细长圆筒里，经由一根铁棍反复舂击。铁棍上还要套一个圆片儿，好阻挡辣椒的粉末溅起。

某日黄昏，我从县城骑单车回家，远远地听见这声音，叮叮当当，遥远，模糊，又很清晰。整个施甸坝已被暮色吞没，唯独东山顶，一溜儿昏黄的光亮。光亮里的树林和村落，恬静而安详。那叮叮当当的声音，仿佛正来自那一溜儿光亮的地方，带着些微温暖，安慰着暮色里脚步匆匆的行路人。

一家两家三家，越来越多的人家在舂红辣椒。这是为杀年猪做准备呢。

过了十月，再过了冬月——不，可能还没到冬月，村里已经听到另一种声音了。那是猪的嘶喊。这声音固然是惨烈的，但天是那么高远，那么蓝；太阳光又是那么干净，那么耀眼，一切的悲惨，都被稀释了。

小时候，家里的年猪是我从小看着它长大的，简直要把它当成小伙伴。一天天带它到村外去，让它在山坡上吃草，在泥坑里打滚，有时还免不得要趁它睡倒，悄悄骑上去。它忽地惊醒，哄哄叫着，从我胯下挣脱，跑开时，顺便馈赠我一身泥点。渐渐的，它身形肥大了，待在圈里不出门了。我知道，它最后的日子就要来了。我担心着，又有些盼望着。这一天终于到来，看猪被一根绳子套住，忽地拉紧，按在桌子上，不可避免地挨了一刀，鲜血喷出来，如小小的旗帜，不消多时，小伙伴变成冒着热气的肉块了。眼见这一切，感情是复杂的。这复杂的情感，困扰了我好多年。我为此还写过一个小说，叫做《初岁》。

别人家杀年猪，自然就免了这样的困扰。不管谁家杀年猪，总要邀约一些人来，吃上一顿早饭或者午饭，甚至吃上一天。这些被邀请的人，要么是家门，要么是朋友。我们每年也会受到一些邀请，有时就在村里，有时是同学家。

去年过年回家，我受邀到邻村吃过一次年猪饭。很多年没吃过年猪饭了，有记忆的吃年猪饭的日子，不下二十年，然而，这么多年里去吃年猪饭的事儿，大半却忘记了。

记得有一次到大院子东边邻居家吃年猪饭，那是下午，太阳亮晃晃的，我和弟弟脸上都挂满了汗珠。邻居说，吃饭出汗，那是身体好。不知怎么，我一直记得这句话。

还有一次，我到高中同学家吃年猪饭。吃的是中午饭。早上放学后，我们在他的带领下，五六个人骑单车来到他家所在的村子。那个村子是叫山邑吧？离县城不远，绕过老马水库（大名“响水凹”水库），上到半山就是。七八岁时，我到过这儿，那时村里还有人猎鹰。高一这年我再去，猎鹰已是陈年旧事了。村里的房子也非我记忆中的，白墙黑瓦，看上去很新。

在同学家的院子里，我们围坐一桌吃年猪饭，同学向他父母介绍我，他父母很高兴，说同学平时就常说起我，总算见到人了。那天阳光明净，院子边草木繁多，树荫婆娑，花色艳丽。我们说了很多话，吃了很多肉，还喝了一些酒。喝的是啤酒，我那时候几乎没喝过酒，很快便有些晕。同学父母让我别回学校了。我那时候是个乖学生，听了这话，竟真就没回学校，在他家里睡了一觉，醒来后，已到下午饭时间，又接着吃了一顿。

年猪饭是很特别的，是施甸人辛苦一年后的盛宴。

首先，材料新鲜。猪一般都是当天——顶多是头晚宰杀的。那鲜红腻白的肉还腾腾地冒着热气呢。记得家里最后一次杀年猪，猪刚杀好，剖开肚腹，肚腹里还盛着一汪血——我们叫它“槽旺子”。“旺子”，即云南话里的血；“槽”呢，自然指的是仰面朝天的猪身了。杀猪的老兄没用碗去舀，而是伸出两只大手，把槽旺子捧将起来，淋淋漓漓地凑到嘴边，嘴唇嘬上去，滋溜滋溜地吸光了。见我盯着他，他大概是觉得，我嗔怪他偷嘴吧？他随即又捧了一捧槽旺子，三两步跨到我面前，将手红红地杵到我脸上，说，趁热喝！我那时已经沾染了“文明人”的习气，便没有趁热喝，只是眼一呆，忙摆一摆手。

其次，选材上佳。年猪往往都是自家喂养大的，吃的是自家地里的山药玉米。而年猪饭呢，又吃的是这一头猪身上最好地方。譬如，猪肝，炒蒜苗或大葱——有些人家请客多，一副猪肝不够，还得上街再买一副；猪血，炒萝卜丝或酸腌菜；五花肉，白煮后切片，蘸酱油辣椒……而最重头的一道菜，是红生。谁家的年猪饭少了红生，是要被讥笑为小气的。

红生就是生肉。先是，选取猪的里脊肉，细细地剁碎了；然后，从粗陶罐里掏出事先腌好的水腌菜，绿绿地盛满一大钵头，将红红的里脊肉置于水腌菜之上，尖尖地堆成一座小山，红的红，绿的绿，煞是诱人。这时候，再加入盐、花椒、辣椒粉等调料——最重要的调料，当属香胡椒根。那是一种深山植物的根（和肉桂略微相像），洗净晒干后，用小刀或筷子刮表皮，细细的灰色粉末撒下，散发出浓郁的香气。席上德高望重的人举起筷子，将这一大钵头肉和菜调弄一番，艳红的肉被酸腌菜水腌渍，变得发白了。那人尝一尝，说，好了。众人便纷纷伸出筷子。

客人们吃年猪饭，也并非光带着一张嘴来。他们手里，总要拎着些东西的，早年是罐头、福荣糕，后来变成一提牛奶、一箱苹果、一桶香油了。男人们围坐了喝茶吃酒抽烟，还要帮主人家烧猪头；女人们呢，围坐了嘁嘁喳喳说话，还要帮着择菜、洗猪大肠，最后，要帮着摁肠子，即制作豆腐肠。烧猪头和摁肠子，是吃年猪饭当天的重要事项，都马虎不得。小时候，我总是忙于这两件事之间，一会儿跑到麻兰干树（番石榴）下帮着凑柴火，一会儿跑到小院场帮着吹猪尿脬；一会儿从猪头撕一片烧熟的肉皮蘸盐吃，一会儿跑去压几下摁肠子机。我常常用力过猛，一不小心，撑得透亮的猪肠上便破了个洞，用猪血染色后的豆腐瞬间涌出。

日薄西山了。客人们酒足饭饱，络绎散去。

摁好的豆腐肠悬在竹竿上，用针戳一戳，好让水分渗出。一滴一滴血珠子挂在红亮亮的肠子上，晃动着，里面有一个小小的太阳。我和爸举起竹竿的两端，把豆腐肠挂到屋檐底下。抬头望望，更多的血珠子渗出来了，晃动着，是这个冬日白昼最后的光。

然而，活儿远远没完呢。猪肉放在耳房，需要赶紧处理。妈忙着切肉，将肉块和晒干的萝卜丝混杂在一起，两手捧起红红的辣椒粉，抖动着，一层一层撒到肉和萝卜丝上，最后，将它们一齐塞入干净的土陶罐里。爸则忙着揉搓火腿。火腿胖大滞重，要让盐和调料进入内里，既需要手劲儿，更需要技巧。爸侍弄完四只火腿，已然累得气喘吁吁满头大汗。歇一歇，把火腿一只一只叠起来，搬一块石板压在最上面。做完这些，爸还要剁骨头，一柄厚重的剁骨刀呼呼生风，厚实的木墩砰砰直响。我和弟弟呢，实在帮不上什么忙，只是围着烧得通红的火盆，火盆上放了一张铁丝网，铁丝网上的烤肉吱吱吱响……

不记得那是哪一年，家里不再杀年猪。家里有冰箱了，可以经常上街买新鲜肉吃。更重要的，是妈觉得，杀年猪实在是件累人的事吧。我也就很少再吃到年猪饭。想起来，那位让我逃课去吃年猪饭的同学，也好多年没见了。吃过年猪饭没多久，我和他因为一件小事，彼此生了嫌隙，从此形同陌路。高考后，我们各自奔向各自的命运，至今再没见过。偶尔想起他，心想，当初那事算得了什么呢？稍作解释，便可冰释。然而，我并没解释。

叮叮当当，叮叮当当。黄昏里，仿佛又听到舂红辣椒的声音，遥远，模糊，又很清晰。很快就要过年了。天高云淡，日光和暖，小麦油绿，施甸人不是在吃年猪饭，就是在去吃年猪饭的路上。

春节巡游（漆画）黎春诏［越南］

刘以鬯与沈寂的交谊

韦泱

刘以鬯被香港人称作“老香港”，有香港文坛教父之誉。而他自己则说：“我是上海出生、长大、读书和做工的。”1918年十二月出生在上海的刘以鬯，是典型的老上海了。三十年后的1948年底，他从上海去了香港，定居七十年后终老于斯，当然可称“老香港”了。

我始料不及的是，一个香港作家离世，却在内地尤其是上海文学界，引发不小的反响，悼念之文屡见报刊，盖因刘以鬯早年与上海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，他的文学生涯，更离不开上海这片特殊地域的故土。

刘以鬯回顾自己的创作时说：“我的第一篇小说就是写上海霞飞路一个白俄妓女的故事，那时我才十多岁。”他以小说创作名世，先后出版过小说集二十余部。在浏览他的一些小说篇目时，我忽然想到，刘以鬯写过新诗呀！凭我的记忆，应该在旧刊《幸福》中见过。于是去寻，果然在民国三十六年出版的《幸福》第九期中找到了。他题为《诗草》的诗共六首，最短的才四行，最长的十来行，是名副其实的小诗。一首诗占一个版面，每一版面以整幅艺术摄影作品相衬，真正是诗情画意、相得益彰了。此刊在《编辑后记》中写道：“刘以鬯先生系战时内地《幸福月刊》的主编兼出版者，声誉极盛一时，胜利后拟返沪复刊，惟本社《幸福》捷版先出，刘先生以为尚还可读，自愿贤让。刘先生写一手好诗，经编者索取，赐‘诗草’一束，配制名照，可称杰作。”

这段话包含两层意思，一是对刘以鬯的诗歌赞赏有加，评价甚高。且看第一首《银河吟》：“晚风跨着宽阔的脚步/绕群屋而舞蹈/有唧唧鹊噪如妇人闲谈/很烦也仿佛遥远/恬静在树下打盹/诗的温存则铺满天穹/是谁又撮了一把星之尘/静静的银河似乎在等明天的云”。还有《Nostalgia（怀旧）》，只有四行：“那喧扬的大海笑对着暗穹/傍晚的小窗上写着过分的寂寞/曾远眺朦胧的夜雾又吞去点点风帆/是多少征人的眼泪凝结成孤独”。这样的诗句，即使过了七十多年的时光，今天读来也不失为上乘的抒情短诗。二是透露出一种“不打不相识”的隐情，即沈寂与刘以鬯交谊的缘由。主编《幸福》的沈寂，时年仅22岁，创刊即声誉远播，广受读者好评，首印六千册一销而光。此刊恰巧被从大后方重庆返沪，在《和平日报》主编文学副刊的刘以鬯看到，他便托报社主编影剧副刊的同事钟子芒转告《幸福》主编沈寂，说他在重庆早已办有同名刊物，有出版的许可证，并打算一俟抗战胜利，就将刊物迁沪继续出版。沈寂明白了，按当时的有关规定，刊名一经批准，就如同商品有了专利权，他人不可再行使用。沈寂立即在第二期作出了改名“声明”，行动之快，可以看出，当时虽然还没有《版权法》，但文化人是非常重视出版规则的，一遇重复“撞车”，立刻改正，绝无二话。从第一年第三期起，《幸福》改为《幸福世界》。

为什么会在最后五期中又恢复《幸福》刊名，此仍与刘以鬯有关。刘十分关注沈寂办的《幸福世界》，觉得比他在重庆办的《幸福》质量好，遂主动提出，放弃《幸福》迁沪的打算，并将这一想法很快托人转告沈寂，让沈继续大胆地把《幸福》办下去，不用改刊名了。闻此沈寂感恩不尽，即往忆定盘路（今江苏路）559弄刘家花园洋房拜访刘以鬯。沈比刘小六岁，两人却一见如故，相谈甚欢，《幸福》从改为《幸福世界》，到再改回《幸福》，体现出文化人的谦谦之风，从此两人成为同好知己。沈寂诚邀刘以鬯为《幸福》撰稿，刘一口应诺。不久，《幸福》上接连刊出刘以鬯的中篇小说《失去的爱情》和《露薏莎》，更是隆重推出组诗《诗草》。本来，可能引发一场纠纷的版权之争，最终却“化干戈为玉帛”，堪称文坛佳话。

那时，沈寂写小说《盐场》，描写的是浙东盐民受盐商和官府剥削而引起反抗的故事，每天千字连载半个月后，却被当局勒令停止连载，主编报纸副刊的汪霆因此愤而辞职。此书写完后，没有一家出版社敢承印。刘以鬯以父亲刘怀正命名的“怀正文化出版社”出版了此书，也因各书店已接到通知，《盐场》禁止销售，致使刘以鬯的出版投资血本无归，蒙受损失，只得将几百本余书送给沈寂。沈寂深表歉意，刘以鬯却宽慰他：“自家朋友，不用见外。”由于形势越发吃紧，刘以鬯只得关闭出版社，远走香港。从此，他与沈寂相隔千里，音讯中断。

本来，事情到此可划句号。可是，因《盐场》一书，使沈寂“峰回路转”，改变了他此后的人生轨迹。《盐场》在上海受禁不能公开发售，却进入了香港。香港永华电影公司老板李祖永在书店发现了沈寂的《盐场》及另一部小说《红森林》，喜上眉梢，立刻聘沈寂为永华公司电影编剧。一九四九年底，沈寂携新婚妻子赴港履新。

故事还在延续，此次的起因仍是《幸福》杂志。沈寂到了香港，在为永华等电影公司编写剧本的同时，念念不忘昔日老友刘以鬯，并很快与时任《香港时报》副刊编辑的刘以鬯取得联系，力邀刘来家做客，一叙旧情。在品尝了沈太太的烹饪手艺后，刘高兴地表示以后会常来，多享受家乡的美味。由此可见刘以鬯的桑梓之情。交谈间，刘以鬯鼓励沈寂，把《幸福》在香港复刊。这样，依靠在港的徐訏、马国亮等上海作家的大力支持，《幸福》迅速复刊。可惜最终因资金被人卷走，刊物出版到第六期不得不停刊。

1952年，因永华公司拖欠员工薪金，沈寂被选为代表与公司谈判，被公司开除，并被港英当局无理驱逐出境。从此，他与刘以鬯天各一方，再度失联。又过三十多年，直到1985年，刘以鬯在港岛创办了第一份纯文学刊物《香港文学》，提倡和坚持严肃文学的创作。他主动与上海沈寂取得联系，力邀其为刊物写稿，沈即在该刊发表了《红缨枪》等小说。《香港文学》在刘以鬯主政期间，不仅发掘和培养了香港不少本土作者，还广泛联系上海等内地作家，推动了内地与香港的文学交流，功不可没。沈寂曾说：“以鬯先生对于中国文学事业的贡献，在我的老友中无人可及。”

刘以鬯还在编撰香港文学史料时，专门写信来请沈寂提供其在香港主编《幸福》的详细情况和资料，要让这一史料在香港文学发展史上留下一笔。而在上海，有出版社编辑找到沈寂，请他推荐海外华人作家的作品，沈寂毫不犹豫地将刘以鬯于四十年代在上海《幸福》上发表的《失去的爱情》《露薏莎》等小说，汇编成小说集《过去的日子》出版。这是刘以鬯离开上海六十年后，在故乡第一次出版文学作品集，令他兴奋之情溢于言表，在给沈寂的信中写道：“我同意书名《过去的日子》，这篇小说有我的身影。此书能出版，全仗大力促成，隆情厚谊，至深感铭。”沪港两地的作家，同声相求，惺惺相惜。

可惜的是，刘以鬯那个年代的上海作家朋友如施蛰存、姚雪垠、柯灵、秦瘦鸥等，均已先他而谢世。三年前，专写老上海题材的沈寂先生亦归道山。其生前对我讲述的关于他与刘以鬯交往的轶事，当是十分珍贵的文坛史料了。

红薯糖

晓寒

刨子搁在箩筐上，一头靠墙，一头对着父亲的膝盖。这块宽五寸左右的木板，被时间打磨得滑溜乌黑，只有中间口子上那块薄薄的刨铁，闪着不露声色的光，像一排蓄势待发的牙齿。红薯高高堆在箩筐里，都是经过了认真挑选的，个头匀称，跟拳头差不多大，父亲随手拿起一只，放到刨子上一推，嗦地响了一下，紧接着嗦嗦嗦的声音连续不断地从刨子里蹦出来，越过门槛，钻进潜入屋坪里的曙色。四周死水般安静，薯片一片接着一片飞，父亲弯下腰，用两根指头从箩筐里捏起其中的一片，晃一晃，软耷耷的，厚薄均匀，对着光一照，朦胧中，能看清里面横穿竖织的道路，哪里起止，哪里交错，哪里迂回。他把薯片丢回筐里，对着空洞洞的早晨点了下头，像是告诉自己可以了，很好了。红薯里的山水，是父亲熟悉的江河。

嗦，嗦，嗦，声音以同一种节奏在厅屋里响着，远处，天边的云一直在走，从灰褐走到橘红，从橘红走到水蓝，黑黝黝的山浮出轮廓，山上的树如手指般叉开，这时，一筐红薯变成了雪白的薯片。天干冷，炊烟直直地一线往上长，冷不丁被风粗暴地甩向空中，变成缭乱的游丝四处飘散。大铁锅里的水咕噜咕噜地叫，在喊薯片下去。薯片分几拨下了锅，烫熟了，拿簸箕装着，端到外面，在晒簟里一一排开等太阳。

一筐薯片烫完了，剩下半锅水还在打滚。母亲把发好的麦芽拿出来，四方的一块，芽条挺拔，峰峦逶迤，像一片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，她几下用菜刀割了，往锅里一撒，剩下的茬随手丢到灶角里，干了可以做柴烧。麦芽在滚水里翻了几个跟斗，不见了。母亲拿着木勺把水舀起来，倒进箅箕，一根根水线沙沙地往下扯，把箅箕和木盆连接起来，倒完最后一勺，水线慢慢小了，短了，断成水珠，嘀嘀嗒嗒的声音把木盆吵醒了。

太阳升起来，挂在屋边那片油桐树上，阳光把油桐的叶影送到老屋的垛墙上，灰蒙蒙地摇摆，像黑白电影里用来烘托情感的镜头。霜期还剩两三天，霜还是照常地来，只是到了最后，霜的力气快用完了，和开始的时候比，少了那股恶狠狠的劲儿，毛茸茸地往浅里白，太阳一照，病怏怏的，黯然神伤。

柴几天前准备好了，上好的劈柴，像一扇木墙一样码在灶边。草草吃过晚饭，母亲把盆子里的水哗地一声倒进锅里，把锅盖盖上。劈柴在灶膛里架成一座山，火苗从山上呼呼地扯出来，隔一阵子，噼哩啪啦冒火星，火星一眨眼来了，一眨眼又不见了，山顶有了星空灿烂的气象。水冒汽，翻滚，跳跃，锅盖被热气撑起来一点，又落下去一点，如此反反复复，像好多鱼在里面蹿，锅里和灶里都忙死了。灶烧烫了，安睡在烟囱边的猫突然喵了一声，身子一跃，四脚腾空下了灶台，跑远了，叫声里带着惊慌失措。

睡意上来时，糖的甜味儿冒了头，从锅里钻出来，像一群调皮的孩子在灶屋里跑来跑去。吸一下鼻子，甜味争先恐后地涌向我的肺叶，又从我的身体里破土而出，使我仿佛突然从一场梦里醒来。平时吸过茶花，嚼过玉米秆，高粱棍子，丝茅根，金樱子，那些甜汁穿过菜地，田埂，山冈，早晨，中午，黄昏，直达心底那块无人涉足的腹地。现在，拿这个甜味儿一比，比下去了，那些东西都不算甜了。脑子里搜索了一下，没有比这个甜味儿更甜的东西了。

趴在屋角的黄狗也闻到了甜味儿，它突然跳起来，嘴里呼哧呼哧地吸气，耳朵一扇一扇的，不停地转圈，想咬自己的尾巴，转了一阵没咬到。它竖起两只前脚，把大门抓得沙沙响，对着隔着大门的黑夜呜呜地叫。

半夜时分，火势减弱，锅灶里冷清了，荒凉了，揭开锅盖，大半锅水跑了，剩下锅底的小小的一汪，如中天的满月，半天一个泡鼓起来，又瘪下去，像是干旱肆虐后的池塘。水一转身，成糖了。拿筷子一挑，粘稠起来，深情起来，像一对恋人到了分手的当口，不舍了，放不下了，想起对方的好了。

母亲用一个小铁勺把糖舀到钵子里，她双手抓着勺把，用了不小的力，像在地里拔一株顽固的草或者萝卜。经验告诉她，得趁着这个当儿，赶紧把糖舀起来，再不舀，糖就老了，结在锅底，铁锤敲出火星也敲不下来了，一口锅也就废了。买口锅得花不少的钱，就算是不小心犯的错，一笔败家的账也要记在熬糖人的头上。

刚熬的糖火气重，吃不得，吃了嘴巴起泡。母亲把这句话说了几遍后，挥着手赶我们去睡。去去去，糖也熬完了。起身去睡，外面黑茫茫的，鸟也睡了，不叫了，风把蒙在木窗上的薄膜吹得啪啪响。刚躺下，闻到被窝里有糖的甜味儿。舔一下嘴巴，再舔一下，不知舔到第几下时，睡着了。

第二天早上，父母起得比平常晚，我呢，起得比平常早一大截，灶屋里一片昏暗，几丝晨光从窗户和门缝里漏进来，锅碗瓢盆影影绰绰。我摸索着打开碗橱门，用筷子慌里慌张往糖钵里一插，不停地转着圈，糖的力气真大，我用了不少的力，它跟我较劲，我急，它不急，在筷头上慢腾腾地转，像一根金黄的带子，只是边上毛糙，牵了丝，扯了线。大半天工夫，筷头上才结了一个不大的糖球，往嘴巴里一塞，化成了水，一股甜味儿顺流而下，嘴里，喉咙里，心里，一直甜到脚上。吃完把筷子舔净，用水冲了，一看，糖钵里多了个坑，再拿筷子搅几下，还是没有还原，不管了，赶紧溜回去装睡。

父母起来后，和平日里没有区别，烧火，做饭，炒菜，饭好了喊我们起床。我从床上起来，经过他们身边时，故意打呵欠擦眼睛。母亲见了，笑呵呵的，还没睡醒啊，快去洗脸吃饭。饭桌上，我默默低头吃饭，趁夹菜的机会用余光瞟一眼，父亲和母亲脸色平静，没提半句这件事情，估计是没看出来，心里庆幸躲过一劫。

晚上再打开碗橱，没看到糖钵，偷偷翻家里的箱子，柜子，坛子，罐子，都没有，糖不见了，消失了。开始后悔起来，早知道早晨就应该多吃点，怕什么，大不了就是挨一顿骂。

到过年的时候，糖又从母亲的手里冒出来了。吃年夜饭之前，父亲把挂在门框上的爆竹点燃，爆竹冒出青烟，火红的爆竹屑满地奔跑，噼哩啪啦的声音，响在甜甜的风中。

笔会
『文汇笔会』微信二维码